

无格 著
凯西 绘

GUANG YIN CHENG
GOUYIN LI CHENG

光阴城

一座用光阴做交易的城池

WU GE
WU 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光阴城

一座用光阴做交易的城池

无格 著
凯西 绘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阴城 / 无格著 ; 凯西绘.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00-2677-3

I. ①光… II. ①无… ②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3701号

光阴城

无格 著 凯西 绘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书籍设计	赵 霞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1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677-3
定 价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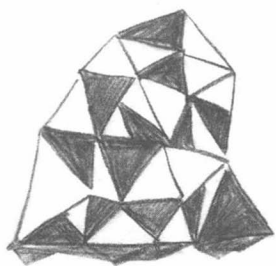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2018-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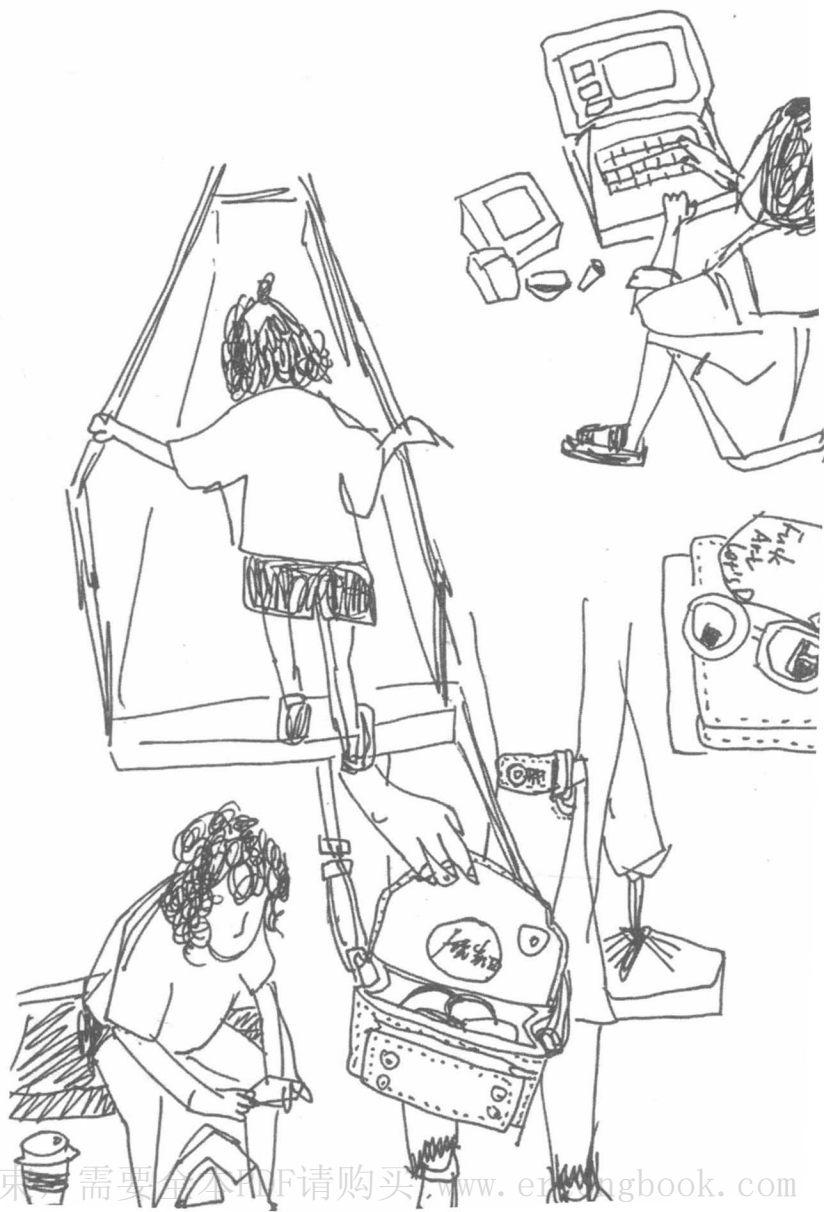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进入光阴城的人都以特定的时间为代价，
求城主达成他们的愿望。



第一章

郭瞿这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么诡异的事情——明明前一秒钟还在万里晴空之下漫步，下一秒就被氤氲的迷雾裹得严严实实。他的脚下看不见地面，四周都只有雾气缭绕，让他不安地揣测着自己何时会离开现在站的地方来个自由落体。

他用足尖试探性地触碰着身前的雾气，雾气竟然随着他的动作在他脚下散开，露出雪白光洁的地面，他一颌首就能看见自己扭曲的倒影随着雾气摇曳。

现在，郭瞿已经十分确定自己不在原来繁华的街头了，还在不在地球上都不说。不过他转念一想，自己仅仅是一个高中英语老师，也没有什么可图的，被外星人绑架的几率应该不大。

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光站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等死。郭瞿一蹙眉，快步向前走去。他没有回头看，所以没有注意到，他的足迹全部留在了如美玉无瑕的地面上，还发出幽幽的红光。在他走过的地方，除了他的脚印正上方，原本随着他的到来而消散的雾气都在慢慢聚拢，无谓地粉饰太平。

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反正如果他带着手机的话应该能以此一举夺下今天的好友健康步数排行榜第一，但当他下意识地抬手瞟到手表时，他的瞳孔刹那放大——这可是他看恐怖片时都没有的反应——他的手表缄默得如同死尸，一动不动。他确信，这块刚买的表不可能这么快就坏掉或是没电，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时间暂停了或是这里存在着特殊的能量场使得手表停止了运转。

这两者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郭瞿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猛地回头，他的脚印发出的红光已经连成了一片，红得像地狱彼岸的曼珠沙华。眼前的景象让他僵直了身子，沉默得如同他的手表。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他久久地站在原地，薄唇几乎抿成了一条线。

似乎就在他晃神之间，他的足迹开始朝一个方向移动，仿佛很多人一齐安静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最终，所有的足迹都站定在他身前不远处，叠加的红光变得灼目难耐，郭瞿抬手挡住了双眼。在他重新面对这个世界时，他看见了一座城池。

没错，是一座城池，电视剧里古城池的模样，少了故意做旧的年代感。高高的城墙通体透明，流光溢彩，颜色和刚刚的红色很相似。而城池四周的烟雾开始消失，露出上面的牌匾，以小篆上书三个大字：光阴城。

郭瞿径直走到城门下，试探性地一推，城门竟然吱呀一声打开了。来到这里后听到的第一声声响如同在黑暗中拉开了序幕，一切都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郭瞿站在城门口，目所能及的地方都没有可以定义为路的东西，只有一幢幢紧挨着的建筑，从中式古典宫殿到哥特式城堡，风格迥异。那些建筑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无法从外面窥见里面的情况。

让他很失望的是，他仍旧没有看见人，和他一样的人。

他正纠结于该怎么越过那些毫无缝隙的建筑继续行进时，所有的建筑突然开始缓缓升空，最终隐匿于空中弥漫的雾气里。但郭瞿就是知

道，它们仍旧在这里，并没有消失。

于是现在城内唯一存留的建筑——一所学校就兀然出现在他视线范围内。他最初迟疑地向学校的方向迈着步子，尔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至最后健步如飞地向学校冲去。

郭瞿认出了这所学校——他的高中。

在这里，这是唯一一样让他能感受到和现实有所联系的东西——即使它的存在如沙漠中的绿洲一般不合理，但对于饥渴的旅人来说，心存幻想就是最好的精神食粮。

没有严厉的保安大叔，郭瞿很轻易地冲进了校园。校园空荡荡的，回荡着郭瞿的脚步声和喘息声。郭瞿四下张望，环顾四周，明明触目都是熟悉的景观，却有说不上来的违和感。

鬼使神差地，郭瞿直奔主席台的方向。就在他因为穿过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而全身一颤后，他听到了人的声音——除了他以外别人的声音。

他已经不想去探究为什么这么大的声音在刚进校园时却听不到，他只想找到声音的主人，至少证明他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但当郭瞿的目光触及主席台时，他的心中只在叫嚣四个字——买一送一。

他看到了两个人，一个疯狂地嘶吼着，张牙舞爪的男人，还有一个面对着男人一动不动的女孩。

他呆愣在原地，努力想从男人已经走了音的话语中判断出现在的情况。

“你怎么……样呢？他可……我唯一……”

“为什么啊？……是我！”

“换一个……一次……”

“你——”

在男人一次短暂的暂停之后，他的声音突然拔高。郭瞿一惊，定睛一看，男人似乎是要朝那个女孩扑过去。他想都没想，冲了上去。

郭瞿和女孩并肩坐在操场的台阶上，烟消云散，头顶如同倒映着他进城之前踏过的地面，一片雪白。女孩银色的发丝被微风鼓起，拂过他的脸颊，轻微的搔痒让他从恍惚中惊醒。

“这里没有风。”郭瞿皱着眉头指出。

“是啊，本来没有。”女孩无所谓地耸耸肩，“我看你一直走神，于是就可以有了。”

郭瞿听到这里又是一阵头疼，自己之前为什么会觉得她没有自保能力而冲上去救她呢？

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郭瞿觉得就像在做梦。就在他冲上去抱住女孩顺势滚开的时候，他从主席台滚了下去。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他不顾女孩的挣扎紧紧抱住了她，防止她受伤，自己的头却狠狠地磕到了地上，头晕眼花。

然后，他亲眼看着女孩毫不留情地踢开自己不小心压在她身上的身体，飘在了半空中，银色的长发在身后披散开来，和她一样维持着反重力场的姿势。

女孩似乎和男人说了句什么，反正等他意识清楚地起身时，男人已经不见了，只有飘在半空睥睨他的女孩。

“你好。”女孩的声音似乎从四面八方传来，“欢迎来到光阴城。”

第二章

郭瞿看着坐在身边的女孩，要是忽略她的一头银发，她就是个清秀的邻家妹妹，谁能想到她竟然是一方世界的主宰。

“我听到了哦，你的心声。”女孩伸手指了指他的心口，“我不是什么主宰，我只是光阴城的城主而已，平常跟人做点小买卖。”

“你能听到我在想什么？”郭瞿下意识地想皱眉，可想到自己现在迷失在光阴城里，只能仰仗这位“神通广大”的城主又抑制了不满的抱怨，“所有人都可以吗？包括刚刚那个男人？”

“对呀。他不知道我完全摸清了他的想法，他还不知道他其实触碰不到我呢。”

郭瞿听到这，刚刚从主席台摔在地上的痛处隐隐作痛，不满地转头瞪着女孩：“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那他岂不是白救了她！

“对啊，你白救我了，别想着要什么感谢啊。”女孩的笑容此时看起来很欠扁，“光阴城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做好在这里孤独终老的准备吧。”说完，嘴角恶劣的弧度扩大了。

“胡说。”郭瞿轻嗤，撇过头，心中讨好她的心思消了七八分，“那刚刚那个男人去哪了？”

“他啊，回去了啊。”女孩撇撇嘴，很不屑的样子，“这么激动赶紧送到现实世界去，等他冷静下来再让他来找我。”

“他是来跟你做交易的？”郭瞿想到了女孩之前说的话。

女孩点点头：“是啊，在谈条件的时候出了分歧，他就气血上头了。”

郭瞿小心翼翼地试探道：“方便告诉我是什么交易吗？”

女孩斜睨了郭瞿一眼，目光中满是鄙夷：“笨哎你，光阴城顾名思义当然是拿光阴做交易了，简单来说就是拿时间交换你想要的东西啊。”看着郭瞿难以抑制的惊讶，女孩挑挑眉补充道：“什么东西都行哦。”

郭瞿已经没什么现实感了，完全把这里的存在当做小说里的设定来处理，倒也一下就反应过来，颌首表示自己知道了。

女孩突然靠近郭瞿，周身的冷冽气息丝丝缕缕绕在郭瞿身上，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女孩舔了舔自己的虎牙，目光戏谑地看向郭瞿：“你要不要考虑用哪一段珍贵的时光来换你离开这里的机会啊？”

郭瞿一愣，认真思考起来。

“算了，你怎么这么傻。”女孩一把推开郭瞿，嘟囔道，“只有你能触碰到我哎，你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只有我吗？”郭瞿试探性地伸手偷偷去勾女孩披散在身后的长发，没想到那些头发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纷纷飘起，郭瞿对上女孩警告的目光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一般只有需要和我交易的人才会进入光阴城，但明显你不需要啊。”女孩打量着郭瞿，“怎么说你都是个异类，没搞清楚情况怎么能随随便便放你出去呢？”

郭瞿撑着头看向女孩：“城主大人呀，不用交换你就能放我出去吗？”

“是呀。”女孩一本正经地说，“刚刚逗你玩呢。”

郭瞿再次转过头轻叹一声：这姑娘看着也就是寻常高一的年级，自己这个高一年级实习老师怎么就是被她耍得团团转呢。

“因为我聪明呀。”女孩满脸笑意地指了指他的心口，示意自己已经听到了，“傻大个，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瞿，郭嘉的郭，瞿秋白的瞿。”说完，郭瞿还不确定地看向女孩，“你应该知道郭嘉和瞿秋白吧？”

“知道啦！”女孩不耐烦地解释道，“虽然光阴城和外界不相通，但是我什么都能看得到。”说完女孩突然刹住了话头，以复杂的目光凝视着郭瞿，神色突然因为添上了缅怀的色彩而柔和了下来：“郭瞿啊，听着真像过去呢。”

女孩的嗓音如同带上了魔法，一圈圈地在他耳畔打转，他直觉自己应该回复一句话，徒劳地动动唇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这种不确定的感觉让他有些焦虑。

然后，他听见女孩继续开口，这次她话语中的内容对他而言竟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意料之中，焦虑的心情也随之烟消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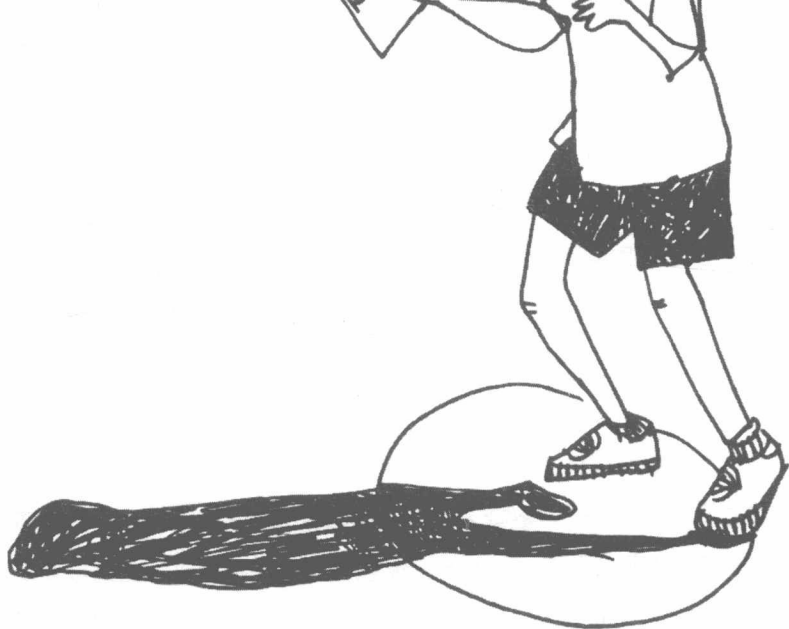
“你好，我叫姜涑，三点水的涑。”

他望着收了方才的嬉笑怒骂，抬眼浅笑的姜涑，突然觉得她离他的距离好遥远，明明就在身边的一臂之间，却像隔着好几十年。

一句话终于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你的名字和将来，就是指未来的那个词谐音呢。”

等话说出口，他才突然反应过来刚刚那句话简直不像是他的风格，和一个青春期的毛头小子似的，少了本该有的克制和礼度。但是那句话却像是卷子的标答一般，他的本能告诉他一定要这么回答，这段对话才会是圆满的。

姜涑展颜一笑，蓦地升空而起，停在了他触不到的地方，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话，但是声音太小郭瞿并不能听清。



姜涑在问，好像在问他，也好像再问自己：“你为什么不问现在呢？”

“你在说什么？”由于隔得有些远，郭瞿不得不提高了音量。

“没啥，傻大个。”姜涑摇了摇头，脸上又带上了满不在乎的笑容，“你回去吧，光阴城内的时间是静止的，所以没关系，你回去还是刚刚的样子，没人会发现。”

郭瞿一下没反应过来：“你怎么突然决定放我走了呢？”

姜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她的笑声很好听，就是回荡在空荡荡的校园有些诡异。“哎，你还舍不得走啊？得了吧，我知道你作业还没改完呢，那啥peanut这个词应该拼错的人有很多吧？”

“哎，你……”

姜涑打断了他，声音带上了不可违抗的命令：“反正我下次无聊了就拉你来陪我啊，反正你好像随意进出光阴城都没什么问题。下次我跟

你讲讲那个要打我的男人的故事。”

“今天就算了嘛，看你也不是很有兴致聊天的样子。”姜涑伸出指头在下巴上点了点，“快回去消化一下，信息量或许有点大？”

看着姜涑自说自话得津津有味，郭瞿也懒得问了，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姜涑眼睛一转，郭瞿直觉她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果然听她开口道：“下次在你上厕所的时候拉你过来玩怎么样？反正你在光阴城里不可改变的状态就是前一刻你在现实中的状态呢！”

郭瞿揉了揉紧绷的额角，无可奈何地喊道：“姜涑！”

身边路人探究的目光让郭瞿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喊姜涑的名字时已经被她送回来了，站在街头大喊大叫活像个神经病。

这小妮子……郭瞿紧了紧拳头，又无奈地松掉——作为人民教师，要对天性淘气的青少年有耐心啊。

第三章

今天重点班的英语老师陪老婆生孩子去了，郭瞿只好代了一节课。重点班的学生们在英语课上活泼得不得了，郭瞿上完一节课已经筋疲力尽了，从洗手间出来后都没有缓过神来。

“你在看哪呢？”姜涑抬头瞪着发愣的郭瞿，“是不是遗憾我没有在你上厕所的时候把你拉过来啊。”

郭瞿环顾四周，发现还是自己高中校园的场景，长叹一声，报复性地揉了揉姜涑的头发：“小姑娘呢，说话注意一点。”

“喂。”姜涑把郭瞿放在她发顶的手用力拨开，“都跟你说了光阴城内的时间是静止的，我的容貌永远不会变啦。说不定我比你爸爸都大呢，你小子放尊重一点。”

郭瞿默默把刚刚弄乱的姜涑的头发整好，无奈地喃喃道：“真是想象不出来你比老爷子都年纪大的画面呢。”

“我告诉你哦，那个疯男人的交易我前两天给搞定了。”姜涑洋洋得意地说。

郭瞿很好奇：“你不是说这次给我讲他的故事吗？他换了什么啊？”

姜涑伸出一个指头，就在郭瞿正要询问的时候，她的指头摆了摆：“他什么都没换哦。他还是放弃交易了。”

“哦。”郭瞿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那你要说些什么呢？”

“来光阴城进行交易的人们，不管最终交易成功与否，都会将自己的故事留在这里。”姜涑一招手，空旷的操场上空突然飘来一些水泡

泡，有的一片纯白，有的却流光溢彩，密密麻麻连绵在一起，如同一床棉被罩住了天空。

姜涑点向其中一个纯白的泡泡，那个泡泡便乖乖地落到姜涑面前触手可及的地方。姜涑解释道：“纯白的泡泡，是顾客们留下的有关这场交易的故事；七彩的泡泡，是顾客们用来交易的光阴。”

“这些都是你做的交易？”郭瞿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些飘散的泡泡，目光灼热得仿佛想透视其中的内容。

“对啊，这些都是我的。”郭瞿本来以为姜涑会以此为傲，没想到她的语气中只有习以为常，“这么多年啊，也该有这么多了。历届城主的光阴泡泡都锁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呢，不过我也可以去看罢了。”

郭瞿突然想起来自己第一次进光阴城时看到的那些突然升空的建筑，便询问姜涑那些是不是历届城主封存光阴泡泡的地方。

“是啊。那也是他们进入光阴城以来一直生活的地方呢。”姜涑的目光投向这所学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学校呢，他们那些古堡什么的真是俗爆了。”

就在郭瞿刚想开口问她是不是也曾在这所高中读过书时，姜涑转头一笑，又把自己选出来的纯白泡泡拉近了一些：“哎，别问那么多，我们来看泡泡吧。”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出生在农村的男人，他没考上大学，出来打工，也在城市打拼出一番事业，娶妻生子，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小公寓，还算是幸福美满。

郭瞿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男人就是那天攻击姜涑的那个，他姓杨。

杨先生的餐厅在儿子杨百里出生后，因为被查出食品安全问题倒闭了。在长达三年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后，妻子选择了离婚，并在短期内再婚，已经小学毕业的儿子杨百里跟着杨先生生活。看着从小乖巧伶俐，学习优异的儿子，杨先生突然感觉肩头的担子重了起来。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一咬牙东拼西凑了一百万在自己的家乡开了一家小型农家乐。

由于地方远，杨先生没法回家照顾儿子，只能让儿子住校。农家乐生意还可以，但前两年都是人不敷出。到了第三年，生意终于有了起色，早年借来的钱也还得七七八八，杨先生一高兴，决定在小长假里带着儿子去旅游。

开学前一天晚上，他们才回到所在的A市。过了校禁的时间，杨百里没法回宿舍，只能在小公寓里睡了一晚。因为前一天旅途劳累，父子二人睡得很沉，大清早都没听见闹钟，等起床的时候杨百里已经快要迟到了。

“儿子对不起啊，爸爸真的没听到闹钟，不是没有设啊！”杨先生发了狠般地踩着油门，在车水马龙中拐来拐去，心里满是对儿子的愧疚——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早上送一次儿子，还有可能让他迟到。

“爸爸不要着急。”坐在副驾驶座的杨百里被晃得有点头晕，但还是不忘安抚焦躁的父亲，“真的没关系的，您慢点开，注意安全。”

“安全安全。”杨先生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儿子的话上，只是无意识地重复着最后两个字，“爸爸不会让你迟到的。”

开到临近学校的地方，已经能听见悠长的上课铃开始响起，杨先生急切地将油门用力一踩，却忽略了不远的前方急急奔向学校方向的少女

.....